

资治通鉴

下

ZIZHITONGJIAN

秦纪



周纪

初，晋大夫魏斯、赵籍、韩虔为诸侯。智伯请地于韩康子，康子欲弗与。段规曰：「智伯好利而慢，不与将伐我，不如与之。」



晋纪

一十二月，壬戌，魏帝禅位于晋。甲子，出舍于金墉城。太傅司马孚拜辞，执帝手，流涕歎不自胜，曰：「臣死之日，固大魏之纯臣也。」丙寅，王即皇帝位，大赦，改元。

汉纪

沛公西入咸阳，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。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府图籍藏之，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厄塞、户口多少、强弱之处。沛公见秦官室、帷帐、狗马、重宝，妇女以千数，意欲留居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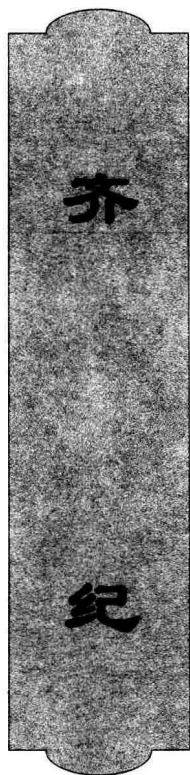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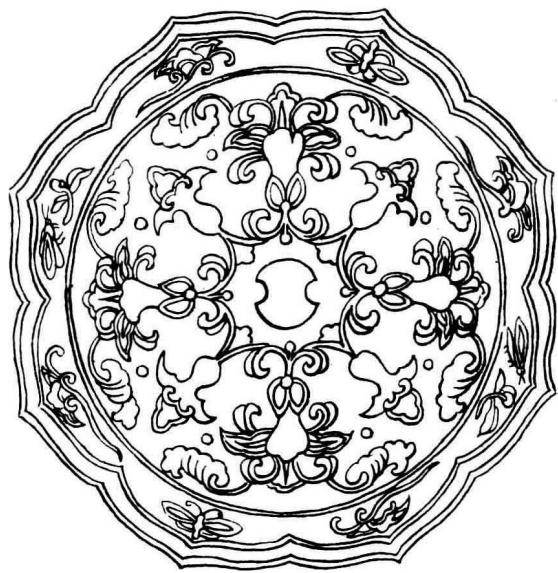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古典传统文化图文本经典丛书

资治通鉴（下）

●「宋」司马光 撰

吉林大学出版社
吉林音像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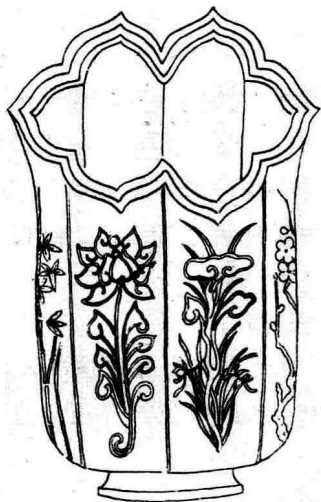


萧齐代宋

辛卯，宋顺帝下诏禅于齐。壬辰，帝当临轩，不肯出，逃于佛盖之下，王敬则勒兵殿庭，以板舆入迎帝。太后惧，自帅阍人索得之，敬则启譬令出，引令升车。帝收泪谓敬则曰：“欲见杀乎？”敬则曰：“出居别宫耳。官先取司马家亦如此。”帝泣而弹指曰：“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家！”宫中皆哭。帝拍敬则手曰：“必无过虑，当饷辅国十万钱。”是日，百僚陪位。侍中谢朓在直，当解玺绶，阳为不知，曰：“有何公事？”传诏云：“解玺绶授齐王。”朓出：“齐自应有侍中。”乃引枕卧。传诏惧，使朓称疾，欲取兼人，朓曰：“我无疾，何所道！”遂朝服步出东掖门，仍登车还宅。乃以王俭为侍中，解玺绶。礼毕，帝乘画轮车，出东掖门就东邸。问：“今日何不奏鼓吹？”左右莫有应者。右光禄大夫王琨。华之从父弟也，在晋世已为郎中，至是，攀车辍尾恸哭曰：“人以寿为欢，老臣以寿为戚。既不能先驱蝼蚁，乃复频见此事！”呜咽不自胜，百官雨泣。

【译文】

〔建元元年（479）〕（四月）二十日，宋顺帝（刘准）下诏，将帝位禅让给齐王（萧道成）。二十一日，宋顺帝应当临殿前平台，他却不肯出来，逃到佛屋里，躲在覆盖佛像的宝盖下面。王敬则带兵进入殿庭，用人力抬的板车进来迎宋顺帝。太后害怕了，自己带着宦官们找到了顺帝。王敬则说服启发让他出来，要他上车。宋顺帝擦去眼泪，问王敬则：“我会被杀吗？”王敬则说：“出去到别的



行官里居住罢了。你家原先夺取司马家也是这样。”宋顺帝边哭边弹指道：“但愿来生世代别再生在帝王家！”官中的人都哭了起来。宋顺帝拍着王敬则的手说：“一定不要有过多的考虑，将给辅国将军你十万钱。”这天，百官陪位。侍中谢朓在值班，应当解下印玺的绶带。但他假装不知道，问：“有什么公事没有？”传诏官员说：“解下印玺绶带，授予齐王。”谢朓说：“齐王自己应该有侍中。”说罢，拉过枕头躺下来。传诏官员害怕了，让谢朓推说有病，想让兼任侍中的人办这件事。谢朓说：“我并没有病，能说什么！”于是，起身穿着朝服大步走出东掖门，登上车子回家了。只好让王俭担任侍中，解下印玺的绶带。礼仪完毕，宋顺帝乘坐轮子画着花纹的车子，从东掖门出去前往东邸。他问道：“今天为什么不奏乐？”左右没有人答话。右光禄大夫王琨，是王华的堂弟，在晋代已经任郎中的官职，到这时候，抓住宋顺帝车子上悬挂的獬皮尾巴大声痛哭，说道：“人人都为长寿喜悦，老臣我却为长寿悲伤。既不能早死作黄土中的蝼蚁，却屡屡让我见到这种事！”说着，悲泣呜咽，不能自制。百官哭泣，泪如雨下。

司空兼太保褚渊等奉玺绶，帅百官诣齐宫劝进，王辞让未受。渊从弟前安成太守炤谓渊子贲曰：“司空今日何在？”贲曰：“奉玺绶在齐大司马门。”炤曰：“不知汝家司空将一家物与一家，亦复何谓！”甲午，王即皇帝位于南郊。还宫，大赦，改元。奉宋顺帝为汝阴王，优崇之礼，皆仿宋初。筑宫丹杨，置兵守卫之。宋神主迁汝阴庙，诸王皆降为公；自非宣力齐室，余皆除国，独置南康、华容、萍乡三国，以奉刘穆之、王弘、何无忌之后，除国者凡百二十人。二台官僚，依任摄职，名号不同、员限盈长者，别更详议。

【译文】

司空兼太保褚渊等人，恭奉皇帝印玺绶带，率领百官到齐王官中，劝进帝位。齐王辞让尚未接受。褚渊的堂弟、前安成太守褚





炤,对褚渊的儿子褚贲说:“司空今日在何处?”褚贲说:“恭奉皇帝印玺绶带,在齐王宫的大司马门。”褚炤说:“不知你家司空,将这一家的东西,送给另一家,这应作何解释!”二十三日,齐王(萧道成)在南郊即皇帝位。然后回到皇宫,大赦天下,改年号,恭封宋顺帝为汝阴王,优待崇敬的礼节,全都仿照宋朝初年受禅时的做法。在丹阳(今安徽当涂县)建筑王宫,让汝阴王居住,

并派兵守卫。宋朝祖宗的牌位迁到汝阴庙中,宋朝的诸王都隆为公爵。凡是没有表态效力齐朝廷的,全都废除封国。只设置南康、华容、萍乡三个王国,分别奉祭刘穆之、王弘、何无忌的世系。废除王国的共一百二十人。宋、齐两大批官僚,依照现在的职任代理职务。名号不同,人浮于事的多余官员,如何处置,以后再详细研究。

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

〔齐武帝永明十一年,五月,〕魏主以平城地寒,六月雨雪,风沙常起,将迁都洛阳;恐群臣不从,乃议大举伐齐,欲以胁众。斋于明堂左个,使太常卿王谌筮之,遇《革》,帝曰:“‘汤、武革命,应乎天而顺乎人。’吉孰大焉!”群臣莫敢言。尚书任城王澄曰:“陛下奕叶重光,帝有中土;今出师以征未服,而得汤、武革命之象,未为全吉也。”帝厉声曰:“繇云:‘大人虎变’,何言

不吉!”澄曰:“陛下龙兴已久,何得今乃虎变!”帝作色曰:“社稷我之社稷,任城欲沮众邪!”澄曰:“社稷虽为陛下之有,臣为社稷之臣,安可知危而不言!”帝久之乃解,曰:“各言其志,夫亦何伤!”

【译文】

(齐武帝永明十一年,五月,)北魏孝文帝因为平城寒冷,六月还会下雪,常常刮起夹杂泥沙的大风,准备把国都迁到洛阳,但是又担心群臣百官不服从,于是故意和大家商议大举讨伐南齐,想借此来胁迫众人(同意迁都)。孝文帝在大寝南堂东侧室斋戒,让太常卿王谌占卦卜算伐齐这件事的吉凶,卜到一个《革卦》,孝文帝说:“‘商汤、周武王实行变革,上应天命下顺民心’。有什么比这一卦更吉利的呢!”群臣百官都不敢发表意见。只有尚书任城王元澄说:“皇上继承几代帝王的功德,称帝中原,现在派军队去征讨未归服的萧齐,占卜却得了‘汤、武革命’的卦象,未必完全吉利。”孝文帝严厉地说:“《革卦》的卦辞说:‘大人发虎威’,说什么不吉!”元澄说:“皇上登上帝位已经很久了,怎么现在才‘发虎威’!”孝文帝变了脸色说:“国家是我的国家,任城王,你想使众人失掉信心吧!”元澄说:“国家虽然是您皇上所有,但我是国家的大臣,怎么能明知危险而不讲话!”孝文帝沉吟了好长一段时间怒气才慢慢消解,说道:“各位谈谈自己的见解,又有什么妨碍呢!”

既还宫,召澄入见,逆谓之曰:“向者《革卦》,今当更与卿论之。明堂之忿,恐人人竞言,沮我大计,故以声色怖文武耳。想识朕意。”因屏人谓澄曰:“今日之举,诚为不易。但国家兴自朔土,徙居平城;此乃用武之地,非可文治。今将移风易俗,其道诚难,朕欲因此迁宅中原,卿以为何如?”澄曰:“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经略四海,此周、汉所以兴隆也。”帝曰:“北人习常恋故,必将惊扰,奈何?”澄曰:“非常之事,故非常人之所及。陛下断



自圣心，彼亦何所能为！”帝曰：“任城，吾之子房也！”

【译文】

孝文帝回官后，召元澄入官会见，孝文帝迎上前去对他说：“刚才占卜到《革卦》，现在我再和你讨论讨论它。我在大寝南堂发一通火，是怕大伙儿争相发表意见，败坏我的计策，所以故意用严声厉色来吓住文武百官，想必你能领会我的用意。”便屏退左右的人，对元澄说：“现在迁都这一行动，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。但是，我们魏国是从东北方兴起，后来才迁徙定都平城，平城这地方是适合用武的地方，而不利于实行政治思想文化统治。当今要改变风气和习俗，做起来实在很难，我想借这次南征的名义迁都中原，你认为怎么样？”元澄说：“皇上打算迁都中原来经营天下，这样做正是周成王、汉光武帝所以兴隆发达的原因。”孝文帝说：“北边的人习惯并眷恋旧日的生活，对迁都一定会惊乱，你看怎么办？”元澄说：“干非同寻常的大事，本来就不是凡人俗子的思想所能跟得上的。皇上圣明，自己下决断好了，那此示赞同的人又能怎么样！”孝文帝说：“任城王，真是我的张良！”

六月，丙戌，命作河桥，欲以济师。秘书监卢渊上表，以为：“前代承平之主，未尝亲御六军，决胜行陈之间，岂非胜之不足为武，不胜有亏威望乎！昔魏武以弊卒一万破袁绍，谢玄以步兵三千摧苻秦，胜负之变，决于须臾，不在众寡也。”诏报曰：“承平之主，所以不亲戎事，或以同轨无敌，或以懦弱偷安。今谓之同轨则未然，比之懦弱则可耻，必若王者不当亲戎，则先王制革轂，何所施也？魏武之胜，盖由仗顺；苻氏之败，亦由失政；岂寡必能胜众，弱必能制强邪！”丁未，魏主讲武，命尚书李冲典武选。

【译文】

六月初七，孝文帝下令在河上架桥，准备让部队过河。秘书监

卢渊向孝文帝上表，认为：

“前代和平时期的君主，未曾亲自统领大军，在行伍兵阵间和敌人决胜负，难道不是胜敌不足以表现威武，败了却有损于威望吗！从前官渡之战，魏武帝曹操用一万多疲弱的士卒击破袁绍；淝水之战，谢玄凭三千步兵击垮前秦的苻坚，战争胜败的



转化，决定于很短的一段时间，而不在于兵力的多少。”孝文帝不谄答道：“和平时期的君主，不亲理军事的原因，或者是因为天下统一海内无敌，或者是因为胆小拙劣苟且偷安。当今，要说天下统一则还不是这样，如果自比于胆小拙劣的君主那是可耻的。一定要说帝王不应当亲理军事，那么先王制造的行军乘輦，用在什么地方呢？魏武帝胜袁绍，大概靠的是正确的战略战术；苻坚败于谢玄，也是由于策略上的失误，怎么能说兵力少的一定能战胜多的，势力弱的就一定能制服强的呢！”六月二十八日，孝文帝讲习武事，命令尚书李冲主管武选。

〔秋，八月，〕魏主使录尚书事广陵王羽持节安抚六镇，发其突骑。丁亥，魏主辞永固陵；己丑，发平城，南伐，步骑三十余万；使太尉丕与广陵王羽留守平城，并加使持节。羽曰：“太尉宜专节度，臣正可为副。”魏主曰：“老者之智，少者之决，汝无辞也。”以河南王干为车骑大将军，都督关右诸军事，又以司空穆亮、安南将军卢渊、平南将军薛胤皆为干副，众合七万出于午谷。胤，辩之曾孙也。

【译文】

〔秋天，八月，〕孝文帝派录尚书事广陵王元羽持节符去慰问六



镇,并征发六镇骁勇精锐的骑兵。八月初八,孝文帝向祖母冯太后永固陵祭拜辞行;八月十一日,孝文帝从平城出发,声称要往南去讨伐萧齐,率领的步兵和骑兵有三十多万,派太尉元丕和广陵王元羽留守首都平城,并授

予他们可以不经请示便可擅杀二千石以下官员的大权。元羽说:“应以太尉专权节制调度,我只可以做副手。”孝文帝说:“年纪大的人经历过的事情多,所以考虑问题深远;年纪轻的人气盛,所以临事能决断,(老少结合正可以相辅相成,)你不用推辞。”委任河南王元干为车骑大将军、负责关右一带的军事,同时委任司空穆亮、安南将军卢渊、平南将军薛胤都做元干的副手,集合七万多人出了子午谷。薛胤,是薛辩的曾孙。

〔九月,〕戊辰,魏主济河;庚午,至洛阳;壬申,诣故太学观“石经”。

【译文】

〔九月,〕二十日,孝文帝渡过黄河;二十二日,到达洛阳;二十四日,前往汉、魏太学遗址参观“石经”。

魏主自发平城至洛阳,霖雨不止,丙子,诏诸军前发。丁丑,帝戎服,执鞭乘马而出。群臣稽顙于马前。帝曰:“庙算已定,大军将进,诸公更欲何云?”尚书李冲等曰:“今者之举,天下所不愿,惟陛下欲之;臣不知陛下独行,竟何之也!臣等有其意而无其辞,敢以死请!”帝大怒曰:“吾方经营天下,期于混壹,而卿

等儒生，屡疑大计；斧钺有常，卿勿复言！”策马将出。于是安定王休等并殷勤泣谏。帝乃谕群臣曰：“今者兴发不小，动而无成，何以示后！朕世居幽朔，欲南迁中土；苟不南伐，当迁都于此，王公以为何如？欲迁者左，不欲者右。”安定王休等相帅如右。南安王桢进曰：“‘成大功者不谋于众。’今陛下苟辍南代之谋，迁都洛邑，此臣等之愿，苍生之幸也。”群臣皆呼万岁。时旧人虽不愿内徙，而惮于南伐，无敢言者，遂定迁都之计。

【译文】

孝文帝从平城出发，到抵达洛阳这一段时间，连绵大雨下个不停。九月二十八日，下诏命令各军继续往前进发。二十九日，孝文帝身穿军服，手执马鞭骑上马，要出洛阳城，群臣百官在他马前屈膝下拜，磕头触地（将谏南伐）。孝文帝说：“决策已经定了，大部队将要进发，各位还想说些什么呢？”尚书李冲等人说：“现在南伐这一举动，天下人都不赞成，只有皇上您一个人想干；我们不知皇上一意孤行，究竟要前往何处！我们有劝谏的意思，而找不到劝谏的言辞，只好冒死来请命！”孝文帝大发脾气说：“我刚要经营四方，期望统一天下，而你们这些书生，多次怀疑这一重大决策，（要知道）国家有正常的刑罚，你们不必再说！”讲完，便鞭马要出城去。这时，安定王元休等都情意恳切地流泪进谏。孝文帝才告晓群臣百官说：“这一回大规模兴师动众，却一事无成，用什么去向后人交代呢？我们拓跋氏世代居住在北方，我想往南迁都中原，如果听从各位的意见不去南伐了，那么就应当把国都迁到这里来，各位王公认为怎么样？赞成迁都的就站到左边来，不赞成的站到右边去。安定王元休等人一个接一个站到右边。南安王元桢进言道：“‘成就大功业的人不能光听众人七嘴八舌的主意（而没有自己的决断）。’现在皇上如果停止实施南伐的计划，迁都洛阳，这正符合我们的愿望，是万民百姓的幸福。”群臣百官都高呼“万岁”。当时臣僚们心里虽然不愿意内迁，而更怕南伐萧齐，所以再也没人敢说什么，于是，迁都的大计就定了下来。





李冲言于上曰：“陛下将定鼎洛邑，宗庙宫室，非可马上游行以待之。愿陛下暂还代都，俟群臣经营毕功，然后备文物、鸣和鸾而临之。”帝曰：“朕将巡省州郡，至邺小停，春首即还，未宜归北。”乃遣任城王澄还平城，谕留司百官以迁都之事，曰：“今日真所谓革也。王其勉之！”

【译文】

李冲对孝文帝说：“皇上将定都洛阳，新都宗庙宫殿等建筑，不是一朝一夕便可以建成的。希望皇上暂时回到旧都，等到群臣百僚把宗庙宫室建成，然后再预备各种仪仗，乘上响着铃铛的辇车光临新都。”孝文帝说：“我将巡视附近的州、郡，然后到邺城稍停些日子，初春就回洛阳，不适宜回到北方。”当即决定派遣任城王元澄回平城，把迁都洛阳的事向留守的百官宣布，并说：“今天所做的，真是所谓‘革’了。任城王，请努力吧！”

帝以群臣意多异同，谓卫尉卿、镇南将军于烈曰：“卿意如何？”烈曰：“陛下圣略渊远，非愚浅所测。若隐心而言，乐迁之与恋旧，适中半耳。”帝曰：“卿既不唱异，即是肯同，深感不言之益。”使还镇平城，曰：“留台庶政，一以相委。”烈，栗碑之孙也。

【译文】

因为群臣百官对迁都的看法有的赞同、也有异议，孝文帝便问卫尉卿、镇南将军于烈说：“你的看法怎样？”于烈说：“皇上谋略深远，不是我这样愚笨浅陋的人所能蠡测到



的。不过，说心里话，我乐于迁都和眷恋旧京的心思，正好各占一半。”孝文帝说：“你既然不倡导异议，就是肯首赞同了。我深谢当时你不发表异议，这对我决定迁都有益处。”就派于烈回去镇守平城，说：“留守旧都的一切政务，全都拜托了。”于烈，是于栗碑的孙子。

冬，十月，戊寅朔，魏主如金墉城，征穆亮，使与尚书李冲、将作大匠董尔经营洛都。己卯，如河南城；乙酉，如豫州；癸巳，舍于石济。乙未，魏解严，设坛于滑台城东，告行庙以迁都之意。大赦。起滑台宫。任城王澄至平城，众始闻迁都，莫不惊骇。澄援引古今，徐以晓之，众乃开伏。澄还报于滑台。魏主喜曰：“非任城，朕事不成。”

【译文】

冬天，十月初一，孝文帝到金墉城，从关右调回穆亮，派他和尚书李冲、将作大匠董尔经营新都洛阳的建设。十月初二，孝文帝到河南城；初八，到豫州；十六日，住宿在石济。十八日，北魏解除非常的戒备措施，在滑台城东设坛祭祀，向祖先神主禀告迁都的目的意义。同时，大赦罪犯。建起了滑台宫。任城王元澄到了平城之后，京都的人士刚听到迁都的消息时，没有一个不吃惊惶恐的。元澄旁征博引历史上的事例，用道理慢慢来开导大家，众人这才开悟心伏。元澄又到滑台向孝文帝回报。孝文帝欢喜地说：“如果不是任城王，我的大事就办不成。”

癸卯，魏主如邺城。

【译文】

十月二十六日，孝文帝到邺城。

乙巳，魏主遣安定王休帅从官迎家于平城。



【译文】

十月二十八日，孝武帝派安定王元休带领从官到平城去接家眷。

〔辛亥〕，魏主筑宫于邺西，十一月，癸亥，徙居之。

【译文】

十一月初四，孝文帝在邺城西建造宫室，十一月十六日，搬迁到那儿居住。

〔齐明帝建武元年，春，正月，〕乙亥，魏主如洛阳西宫。中书侍郎韩显宗上书陈四事。其一，以为：“窃闻舆驾今夏不巡三齐，当幸中山。往冬舆驾停邺，当农隙之时，犹比屋供奉，不胜劳费。况今蚕麦方急，将何以堪命！且六军涉暑，恐生疠疫。臣愿早还北京，以省诸州供张之苦，成洛都营缮之役。”其二，以为：“洛阳宫殿故基皆魏明帝所造，前世已讥其奢。今兹营缮，宜加裁损。又，顷来北都室，竞以第舍相尚，宜因迁徙，为之制度。及端广衢路，通利沟渠”其三，以为：“陛下之还洛阳，轻将从骑。王者于闾閼之内犹施警蹕，况涉履山河而不加三思乎！”其四，以为：“陛下耳听法音，目玩坟典，口对百辟，心虞万机，景昃而食，夜分而寝；加以孝思之至，随时而深，文章之业，日成篇卷；虽睿明所用，未足为烦，然非所以畜神养性，保无疆之祚也。伏愿陛下垂拱司契而天下治矣。”帝颇纳之。显



宗，麒麟之子也。

【译文】

(齐明帝建武元年，春天，正月，)二十八日，孝文帝到洛阳西宫。中书侍郎韩显宗上书陈述四件事。第一件，他认为：“我私下听说皇上今年夏天不是出巡三齐，便是前往中山郡。去年冬天，皇上在邺城逗留，正当农闲，民众还家家奉养，说不尽有多少劳烦和花费。何况今夏蚕忙麦忙（皇上出巡，）民众将怎么受得了！而且大部队在炎夏中跟随护卫皇上，恐怕要发生传染病。我希望皇上早日回平城，来减省中原各州各县供应的繁苦，以便腾出费用早日建成新都洛阳。”第二件，他认为：“洛阳宫殿旧址都，是魏明帝所建造的，前代已有人批评他造得过于奢侈。当今在它的基础上继续营建，应当加以裁减。再说，最近一个时期平城的豪富之家，争着把宅第建得更华美，成了风尚，应当趁这次迁都的机会，区分贵贱，制定修建住宅的法令，以便大家遵循。还应当修正、拓宽道路，疏通沟渠。”第三件，他认为：“皇上从外地回到洛阳，只是随便地带些跟从的骑兵。帝王在宫廷内还得设置警戒，禁止行人，何况是爬山涉水，难道不该三思而行吗？”第四件，他认为：“皇上耳听雅乐，眼看《三坟》、《五典》，口对群臣百官，心忧各种政务，过午才进餐，半夜才入寝；加上文明太后去世之后，孝思不忘，日益加深，写作文章，下笔一天便可成篇成卷地完成；虽然凭借皇上的圣明，算不得什么烦杂，但是，这毕竟不是惜神养性，保帝位无疆的办法。希望皇上抓住主要的东西，清静无为，天下也就可以大治。”这些意见孝文帝采纳了一些。韩显宗是韩麒麟的儿子。

显宗又上言，以为：“州郡贡察，徒有秀、孝之名而无秀、孝之实；朝廷但检其门望，不复弹坐。如此，则可令别贡门望以叙士人，何假冒秀、孝之名也！夫门望者，乃其父祖之遗烈，亦何益于皇家！益于时者，贤才而已。苟有其才，虽屠钓奴隶，圣



王不耻以为臣；苟非其才，虽三后之胤，坠于皂隶矣。议者或云，‘今世等无奇才，不若取士于门’，此亦失矣。岂可以世无周、邵，遂废宰相邪！但当校其寸长铢重者先叙之，则贤才无遗矣。

【译文】

韩显宗又上书，认为：“州郡察举秀才、孝廉而荐于朝廷，徒有秀才，孝廉的名称，而才既不秀，德也不孝不廉，有名无实，朝廷只查问秀才、孝廉是否出于名门大族，不再去检举州郡贡举秀才孝廉的名实不副。从而来定他们的罪。如果这样，那么让州郡选择出身于名门大族的人荐于朝廷加以叙用就可以了，何必假冒什么秀才、孝廉的名义！门望，不过是他们那些人祖上遗留下来的功业，对皇室又有什么益处！对于时世有益的，只有人才而已。如果一个人确有真才实学，他即使出身于屠夫钓徒、奴隶俘虏，圣王也决不会因为任用他为臣子而感到耻辱；如果一个人的确没有才干，他即使是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的后代，也难免沦为差役或奴隶之类。有人或许会议论说：‘当世没有够格的杰出人才，倒不如凭门望的高低来选取士人，’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。哪里可以因为当世没有周公、邵公，就可以废除宰相的职务呢！对那些比一般人稍有一寸之长、一铢之重的人，先录用他们，那么社会上的人才就会网罗无遗了。”



“又，刑罚之要，在于明当，不在于重。苟不失有罪，虽捶撻之薄，人莫敢犯；若容可侥幸，虽参夷之严，不足惩禁。今内外之官，欲邀当时之名，争以深刻为无私，迭相敦厉，遂成风俗。陛下居九重之内，视人如赤子；百司分万务之任，遇下如仇讎。